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五六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晉

附考
音

書(二)

義證

唐

房玄齡等奉敕撰

清

孫人龍等撰

……一

唐

何超撰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五十九

詳校官侍讀_臣陳崇本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張 埶

校對官中書_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_臣官懋弼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五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昨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燦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

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壑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蒯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出擁旄節蒞獄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廼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基乘輿幽繫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

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緊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義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為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叅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

為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同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

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乃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義為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為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為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

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六

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義宗熙粹字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諡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眾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

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為軍諮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七

義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義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又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義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靳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

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義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義宗室元老特為之拜義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義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義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義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義詣峻稱述其勲峻大悅矯詔復義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義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三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義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盾俱為帝所昵委以禁旅

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為腹心導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盾密謀為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為驃騎將軍盾為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盾收之宗以兵距戰為盾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為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

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璿等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璿亮璿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聞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璿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璿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

不食言遂收亮璿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驛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

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璿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為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表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十三

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詔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

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吏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琿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十三

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

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眾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賂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十四

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即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為沮眾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岑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

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偽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為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十五

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昌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偽為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岑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為侍中又以孫秀為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眾過三萬起東宮

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為外微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遠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為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遠為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姿淺薄鄙陋馥度闇狠彊戾詭譎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替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

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為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

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興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

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羣為太子馥為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訓為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

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
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
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
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為相國
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
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
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

飛西鐘下有項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
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
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
上有瘤時以為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
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
故吏為三王叅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
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羣賤
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

時誅之羣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
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
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
堅孫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率兵七十
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
人自瑯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
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楙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
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

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
家日為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
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
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
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為三軍繼援
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
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
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郾關而

同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同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同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秘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同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同營同出兵擊其別率孫麾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同營執得同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盾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

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畏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興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興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興放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悵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閣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與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興屯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羣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等

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束敝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荇馥虔謂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殺許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三

超士猗孫弼謝恢殷渾與秀為王與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盾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毚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由

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三

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楊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塢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與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武輔魏故事罔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
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
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
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
禰為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
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膺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
先經同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二五

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明信之
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
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
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
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
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
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
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
卷五十九
二五

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
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
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感之思求
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
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勲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
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幾於二王命方獄
於羣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
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

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顓臾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整違情隆二臣是

以披露血誠昌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罔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勲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潰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

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羣黎董文收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惇惇擁停詔旨葛璜小監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詬臣受重任蕃衛方獄見罔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

乘駟密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罔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罔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為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顥表既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